

中国戏剧出版社

# 谁说我们不懂爱情

张延汾 著



## 作者简介

张延汾，女，现年42岁，山东省莱州市人。1969年，在吉林省通化县插队，1970年始，先后在通化县文工团、延吉市话剧团、龙井市文化馆供职。自1976年起，开始文学创作，曾先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与人合作），发表过长篇小说4部；在省级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中、短篇小说20余篇，并多次获奖。1988年涉猎戏剧创作，在《剧本》、《戏剧丛刊》等，发表过独幕话剧、戏剧小品20余个。其中，《谁说我们不懂爱情》、《会显灵的米兰》、《除夕》、《不能承受的无所谓》等作品，分别在山东省艺术节和1994年全国百优小品大赛中获创作奖。

现为山东省昌邑市文化馆创作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戏剧家协会会员。

# 序

魏金永

我不是名人，也不是戏剧评论家，让我写序，本无助于提高作品身价。但我熟悉这些剧目的创作、排练和演出，可以充当类似游览区的导游。

有人认为，文学艺术有一种超常性，它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写得出来。它总是由在智商上、或者在艺术感觉上、或者在经历上有点儿特殊之处的人写出来的。我同意这种说法。

延汾同志的祖辈是逃难闯关东的山东汉子。她的父辈是靠双手和汗水维系一家人生活的普通工人。十三岁那年，逢火热的文化大革命，革命得初中课没有读完，就得去造反、去串连了。然而，民以食为天，为解决吃饭问题，戴着红领巾的她开始到建筑工地当小工，搬砖石、和泥沙；冬天，与姊妹们一起到海兰江上凿冰块，再用地排车拉到冷藏单位出卖；当然，更多的时候，还是驮着小妹妹做饭、洗衣；她十六岁那年，又逢火热的“知青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她象只羽翼未丰的小鸟

过早地飞出窠，飞往千里之外的通化县二密河子一个小山村里，独自闯天下去了……

虽然，天老爷不曾降大任于斯人也，然而，“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等等各种火热的锻炼和考验她倒全部经历了。痛苦和艰难未必是不幸。她在生活中、在创作上那种敢想敢干的闯性，那种百折不回的拼劲儿，我想，与这番经历是分不开的。就象梅花，没有苦寒，哪会有清香？

童年，在她如今回忆的时候，已经变得十分轻松有趣、五彩缤纷而富有诗意了。那是生命的开始，对她一切都那么新鲜、刺激、充满希望、能唤起五颜六色的幻想，象朝阳那么美好！

游戏人生，那是轻浮；哀怨命运，那是软弱；她，热爱生活。在她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那种时髦的玩世不恭——中国老庄式的或外国嬉皮士式的。她以为人间有真情，作品理应“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歌也有怀、哭也有思”。即便是命题作文，她也从不敷衍，一旦持笔创作，则全身心地投入，如痴如醉。她写《谁说我们不懂爱情》的时候，本来，只是为盐业系统文艺会演准备的一个宣传性的节目，但她采访盐业工人的时候被盐业工人艰苦的生活境遇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而深深感动了。在这个剧目中写了一个盐工的新婚之夜，妻子徐香兰说：“你们这些晒盐汉子的老婆，全是花钱买来的。”丈夫李海生被激怒了：“我们盐工，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穿着沉重的胶鞋，每天浸泡在苦涩的卤水中……盐工的钱不是海风刮来的！盐工的钱，是靠被风撕裂、渗着鲜血的双手换来的！盐工也是人！盐工需要女人，需要爱情，但是，绝不靠钱去买女人，买爱情！”延汾说，当写到这里时，不知咋的，自己总想哭……当然，她在

写《除夕》的时候，流的眼泪就更多。这个戏颂扬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全剧没有一句空洞口号，它是通过在除夕之夜去看望一个因意外事故失去儿子的孤寡老人韩大婶体现的。韩大婶患脑血栓后手脚不灵，精神创伤更重。她不相信虎虎实实的儿子会真的死去，坚信儿子会随时回到家来。除夕夜，她着魔似地企盼着呼唤着儿子回来过年。这时，接她过年的支书走进门来，她以为儿子真的回来了，爬过去抱着他，喊着：“柱子，俺的柱子啊，你怎么才回来？”被抱住的支书已是泪水满面，他似乎从肺腑深处突然发出一声呼叫：“娘！”这是党性、人性相接而触发出的电弧光，强烈地耀眼，令人心头震颤，当韩大婶慢慢苏醒过来，睁开眼睛，满场的观众一双双眼里早饱和了热泪。我看过这个戏的多次演出，没一场例外。这不仅仅是个艺术技巧问题，而是作者从心灵深处发出的对人性真善美的呼唤！

如果说，真挚而奔放的激情毫不保留地投入，是延汾戏剧创作的第一个特点，那么，感觉敏锐，准确，写出的戏适合演出，舞台效果强烈，则是她戏剧创作的第二个特点。这还得从她特有的人生经历谈起。

她性格开朗奔放，从小爱好文艺，能歌善舞。为此，下乡不久，便被通化县文工团选中。1976年，她又调到延吉市文工团。这期间她既当演员、当导演、又写剧本，与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丰富的舞台实践和刻苦的理论学习，不仅培养了她演唱和写作的浓厚兴趣，而且使她熟悉了戏剧在品类上、风格上、审美上、结构上、语言上、表演上等等各个方面的一些规律。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加上她深切的生活感觉和艺术感觉，我以为这是她戏剧创作达到一定档次的重要前提。所谓“感觉”，是与人们常说的“灵气”、“悟性”紧密相连的一种非理性直觉方式。

首先，是她的生活感觉好，善于从最平凡、最常见、最一般、最普通的生活中，去发现和捕捉那些最灿烂最动人的“浪花”。一件小事儿、一点思绪，一种感触，似乎都可以信手拈来入戏写成作品。也许因为她工作在基层文化单位，为便于排演，她写的多是短剧小品。但是，如何能小中见大、浅中见深，尺水兴波、平中见奇，作者必须具有敏锐的生活感觉和艺术感觉。延汾同志这本集子里的多数作品，读者如能稍加留意则不难看出这一特点。譬如《取名》，就是通过给孩子起名字的小事情，从而折射出那么多人的不同观念、不同心态的相互冲撞。它让读者（或观众）看到的（或联想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断面，而是整个社会的一个断面。再如小品《浮躁》，所展现的是城市闹区一个小包子铺的一角——这是改革大浪潮中正流逆流撞击出现的漩涡中的一个“小浪花”。被优化组合淘汰下来的工人，流荡城乡倒卖紧俏物品发了财的小贩，吃大锅饭的一张脸象冰冷月亮的服务员等，他们在这个漩涡中都一时失去了平衡，表现得浮躁不安，似一片片无根无魂的树叶在飘零，又象歇斯底里者在发作，渲泄着他们的空虚和失落……

另外，戏剧是舞台艺术，剧本理应适于演出，但仍有不少剧本，阅读时还感到不错，一经排演就别扭了，这种剧本被称作文人本或阅读本。是因作者缺乏舞台知识和艺术感觉造成的。在排练场上，经常听到导演要求演员“唱念做打”时，要找到“感觉”，其实，最最重要的是，剧本是否提供了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有时是极细微的，甚至是只能意会而难以言传的。比如台词，有时演员多说一句，或多拖了两秒钟，或逻辑重音没有找准，则温了戏，冷了场；但有时少说了一句，则关键时刻爆不响火花。延汾同志动笔之时，则成竹在胸。或手中拿笔，

口中念出台词,甚至哼出音乐。智慧生灵府,功夫在笔端。我经常听到一些导演说延汾同志内行,她写的剧本不仅好演,还经常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

延汾同志从1978年到1984年,曾一度离开舞台,专攻小说创作,在这期间,先后与人合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两部长篇小说和数十篇中短篇小说。这也是一段超常的经历,才使她从一个艺人(演员)蜕变成长为一个作家。这个集子里的戏剧作品,又全部写于1984年她从龙井市调到山东昌邑县之后,因此,在这些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她对文学品味的苦心孤诣的追求。从根本上(或者说从质上)提高了这些作品的档次。这,我想是她作品的第三个特点,也是最主要的特点。

要分析延汾的剧作,我感到很难说是属于什么主义什么流派。她的作品的素材无一例外都是来源于当代社会生活,也就是说,是反映当前现实生活的。似乎应该属于现实主义这个大的范畴。但是,在如何反映现实的问题上,却与后现实主义有些相通之处。她不愿武断地直接向读者(或观众)说这是对的、那是错的、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教育功能也好、认识功能也好,审美功能也好,她主张作者要与读者(或观众)去共同完成,作品中往往留下很大的余地,由读者自己去思索。当然,这也不全是现代派的东西,中国古人就主张“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使人思而得之”,“咀之而味愈长。”我想也包含这个意思。另外,近几年来,还有一种最为时髦的说法叫作文学的“终极关注”或“终极眷注”,我理解就是作为心灵的框架,情感的载体的文学艺术,要追求永恒的境界,表达对永恒的向往。“过时”“短命”是多数作品难以逃脱的命运,但真正文学的特点就有永恒性。延汾同志感慨地说,文学艺术的品味,同时也

决定着它的艺术质量。她还认为，提高戏剧的文学品味，才是挽救戏剧衰落的唯一途径。她写的《会显灵的米兰》、《吊桥》、《奶奶爸爸欢欢》、《难以承受的无所谓》等作品，就是她在这方面执着追求和苦心经营的成果。

《会显灵的米兰》是1989年由潍坊市歌舞团排练演出，参加山东省第二届艺术节的剧目，我几乎观看了它的每一场排练和演出。每一场演完，我都是禁不住泪水盈眶。不仅是我，它在山东剧院演出时，我发现那些来自全省、全国的戏剧界的同行们，也都悄然泪下。演出后的第二天，则有山东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学生前来找编导，要求去他们学校演出。他们说，这个戏的文学品味高。在此，我不想复述它的故事了，几句话说不明白。它虽然是个短剧，但写得沉重，主题是多义的，内涵很丰厚，它能让我们看到心灵的颤动、灵魂的闪光、人性美的呈现。总之，我以为该剧从文学上已经进入了较高的层次。是延汾同志的代表作。它代表了她戏剧创作的审美价值取向。也是进一步了解其它作品的一把钥匙。

延汾同志是个有出息的戏剧作家，她还年轻，仍在执着地苦苦追求。前程是不可限量的。这个集子，是她第一次收获。衷心地期待着她的第二次收获、第三次收获！

1995年孟冬于辛丑

# 目 录

序..... 魏金永(1)

## 戏剧小品

谁说我们不懂爱情..... (1)

除 夕 ..... (10)

奶奶爸爸欢欢 ..... (18)

浮 躁 ..... (25)

取 名 ..... (33)

并非虚构的故事 ..... (44)

亲姐妹 ..... (49)

吊 桥 ..... (59)

舅舅的婚事 ..... (71)

“公共”大姐 ..... (82)

悔 恨 ..... (90)

会显灵的米兰 ..... (97)

难以承受的无所谓..... (111)

今晚有任务..... (118)

常经理的生日..... (126)

## 戏曲电视剧

亲 家..... (140)

# 谁说我们不懂爱情

(话剧小品)

人 物 李海生——29岁,某盐厂职工。

徐香兰——23岁,某乡办厂女工。

时 间 当代。春天的某个夜晚。

地 点 某盐场职工宿舍区,李海生的新房。

〔幕内。欢悦的乐曲与庆贺婚礼的喧闹声混杂交响。

〔幕启。一间单身宿舍装饰的新房。新娘徐香兰拘谨地坐在床沿上,低着头。此时,新郎李海生正在门外送最后一批客人。他们相互招手,打着哈哈:“哥们儿,慢走!谢谢啦!”“行啦,伙计,甭送,今晚忒量着点儿,别伤了身子。哈哈……”

〔终于静了下来,海生走进屋里,看着床沿上的香兰,双臂张了两张,却没有上前拥抱新婚妻子的勇气。房间里静得让他尴尬、忸怩。

李海生 (憋了半天,突然地)香兰,咱睡觉吧?

〔海生上前欲拉香兰,香兰闪身躲开。

〔海生为掩饰难堪,笨拙地收拾床铺。

李海生 (鼓了鼓勇气)你睡里边……还是外边?

〔香兰低头不语。

李海生 (自语地)要不,你睡里边吧,我在外边挡着,省得翻身滚下来,是吧?

〔香兰仍旧不说话。

李海生 我说你是怎么了?也不能连句话都没有啊?哎,咱这北大洼可有个说道,喜日子夜里俩人不说话,养个孩子是个哑巴……

徐香兰 (禁不住扑哧笑出声)要是俩哑巴结婚呢?

李海生 那……反正咱养的孩子不会哑巴了。

〔香兰悟到受了海生的骗,白瞪了他一眼。

李海生 (伸过带表的手腕)香兰,都快十二点了,咱是不是早点儿那个……(指指床)

徐香兰 (佯装不懂)哪个?

李海生 (故意夸张地伸了个懒腰,又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啊……真乏呀!

徐香兰 你困了,就上床睡吧。

李海生 哎,那还行,你没听人说么,新郎、新娘一块上床,小日子甜甜美美赛蜜糖。来吧,咱俩一块儿……

〔海生伸手拉香兰,香兰急闪。

徐香兰 (惶恐地)俺不……

李海生 你……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嘛。

〔香兰在躲闪中碰到了茶几,茶几上几只杯子里的酒晃出来,她急忙扶住,心中一动。

徐香兰 (平静地)海生,我想和你说几句话……

李海生 噤,有什么话,躺在被窝里说,不是更热乎么?

徐香兰 不。(端起两杯酒)你喝了这杯酒,俺再跟你说。

李海生 (恍然大悟地)噢……对了,你看我这人,光急着睡觉了,合欢酒还没喝呢。来!

〔海生接过酒,欲与香兰碰杯,香兰却一仰脖喝了下去。海生将酒喝干。

徐香兰 (又倒酒)来,再喝一杯。

李海生 再喝,就耽误事了。(指指床)

徐香兰 不是说,你们晒盐汉子个个海量吗?才一杯就草鸡啦?喝双不喝单,来,这一杯是我敬你的。

李海生 喝多了,你,你可别那个呀……

〔海生无奈,再与香兰举杯同饮。香兰感到头晕,手捂脸颊,强打精神。

李海生 (试探地)香兰,上床歇着吧?

徐香兰 你……先歇吧。

李海生 我不。要歇咱俩一块儿!(说着,一下拉住了香兰的手)

徐香兰 不!(惊惧地回身抱起一床被子,蜷坐在沙发上)俺就睡在这儿!就在这儿!

李海生 香兰,你……喝醉了?

徐香兰 (神经质地大笑)哈哈……

李海生 你看你,我说不喝不喝,你就不听……

徐香兰 (突然爆发地)来呀,快来呀!

李海生 (不知所措)来?干什么?

徐香兰 (将自己裹紧,呜咽着)你结婚,娶俺,不就是为了娶个老婆,要个女人跟你睡觉、养孩子吗?(痛哭起来)

李海生 (有所感悟)你是不是觉得跟了我这个晒盐汉子委屈

了？

徐香兰 （止住抽泣，抬头望一眼海生）不，只要有爱情，无论他是干什么的，俺都愿意。

李海生 什么，爱情？

徐香兰 不错，爱情！你懂吗？

李海生 噫，现如今谁不懂爱情？不过这俩字儿平常日子我们盐工不大常用，可是心里盼的、想的、追求的，跟这是一回事儿，只是嘴上不好意思说出来罢了。

徐香兰 （凄楚地一笑）认识才七天，只见过一回面，就有了今天，这……就是你的追求？

李海生 哎，凡事都难免有特殊情况，俺第一眼看见你，心里就觉得挺那个……哦，不是常有一见钟情的事儿吗？

徐香兰 听你这么说，你是觉得，咱们之间是有爱情的了？

李海生 噢，听你这口气，你是觉得咱俩之间没有爱情？

〔香兰郑重地点点头。〕

李海生 那，你为什么同意结婚？

徐香兰 （痛苦地）因为，北边那片无情的大海，卷走了俺爹的那条船……

李海生 （同情地）不容易啊！渔民装条船至少要六七万块钱，可……一阵大浪，就给敲打碎了……（忽觉不妥）哎，今天这日子，咱就别提这叫人难受的事儿啦。

徐香兰 ……在俺爹走投无路，取借无门的时候，是你送来了一万块钱，叫俺还债，帮了俺爹，救了俺全家。

李海生 你看，咱今天都到这份儿上了，再说帮啊、救的，不是见外了吗？

徐香兰 所以，俺就象那条被浪潮推涌的小船，撞进了北大洼，撞进了这间小屋……要在这抛锚，停泊一辈子。

李海生 你……不情愿？

徐香兰 （动情地）谁能知道，一个 23 岁的姑娘，对自己未来的男人有过多少希望和想象……他长得不一定象电影明星……

李海生 漂漂亮亮的净些人样子，一点用没有。男子汉还是得结结实实，能吃能干。

徐香兰 ……他也不一定高大、魁伟……

李海生 个子高，不过多穿二尺布，也是个浪费。象我这个头儿（耸耸肩，跷跷脚跟，得意地）正合适。是吧？

徐香兰 他也不一定是学者、科学家……

李海生 那些人都跟大熊猫似的，是国宝。咱这地方上哪儿去找？

徐香兰 可是，他一定得是个跟我熟悉，相互了解，情投意合，有共同语言、共同理想的小伙子。俺俩在一块儿，应该有永远也说不完的话……反正，俺想过很多，却怎么也没想到，我找到的盐工李海生，说不完的话是：天不早了，上床睡觉吧……

李海生 你……是啊，我也没想到能找到你徐香兰。也许，这就是人家说的那个缘份吧。

徐香兰 此时此刻，如果俺能忍一忍，象俺奶奶和俺母亲她们老辈儿的女人那样，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论找了一个怎样的男人，更不管心里爱不爱他，结婚拜了天地，就要同他睡觉、生孩子……可俺，是新时代的高中毕业生，俺不能再重复那条路！没有爱情的婚

姻是不道德的。

李海生 什么，什么，我不道德，这是谁说的？

徐香兰 恩格斯。

李海生 恩……

徐香兰 怎么，没听说过吧？

李海生 ……既然你有那么多想法，当初说一声不愿意，不就行了？

徐香兰 你说的好听，俺爹他能答应？就算俺爹他答应了，那一万块钱可咋还你？

李海生 （一惊）你是说，那一万块钱是为了……

徐香兰 （追问）说呀，说呀，别咽回去！

李海生 说就说。是……是为了买你？

徐香兰 （不屑地）俺早就听说，你们这些晒盐汉子的老婆，全是花钱买来的。

李海生 你……

徐香兰 俺也一样！

李海生 （被激怒）你……混蛋！（举手欲打香兰）

徐香兰 （脸无惧色，一挺身）打，你打呀！只要你愿意，还可以把俺摔在床上，干你想干的任何事。反正你是花了钱的……

李海生 （慢慢放下手，极力抑制地）哈哈，徐香兰同志，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八十年代的高中生，（拍拍胸膛）咱……也是新时代的盐业工人啊！（更深情地）俺今年29岁了，这些年，俺也盼望能像城里的年轻人那样，在身边找个投心对意的女人，下了班，和俺一块啦啦知心话……咱北大洼没有公园、假山，可有盐

燥子，靠着也很风凉，没有树林、水渠，可那一块块盐田，老远一望也挺眼亮，至于人长的丑俊，咱不讲究，只图她能有一颗像大盐粒儿一样纯净透明的心！

徐香兰 那……你为什么不那样做？

李海生 咱北大洼的女人太少了，愿意留在北大洼的，就更少更少了。

徐香兰 哼，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李海生 （激动地）岂止是遗忘，大概从来就没被想起过。我们盐工，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穿着沉重的胶鞋，每天浸泡在苦涩的卤水中……盐工的钱不是海风刮来的！盐工的钱（举起双手），是靠这被风撕裂、渗着血津的双手换来的！（更激动地）盐工也是人！盐工需要女人，需要爱情，但是，绝不靠钱去买女人，买爱情！

徐香兰 既然如此……（激动地展开手帕，咬破中指，速写血书，完毕，走到海生面前，跪下）这是那一万元钱的欠条……只要俺徐香兰不死，今生做牛做马一定还你！

李海生 （不知所措地）香兰，起来！（见香兰仍不起来，突然暴躁地大叫）起来！

〔香兰被惊起。〕

李海生 （抑制着情感的波涛）香兰，我理解你，可我们已经登了记，毕竟是夫妻了，咱们不可以像许多人那样先结婚后恋爱吗？

徐香兰 （摇摇头）俺……可以给你洗衣服、做饭，可以干一切

女人该干的家务，就是不能跟你……

李海生 你是说，咱要做那假夫妻？（凄楚地大笑）我李海生做过许多结婚的梦，却从没想到娶个老婆是假的。（踱步、思索，毅然地抬起头）不，我们晒盐汉子向来做事光明磊落，不能这么真不真，假不假的！既然你觉得咱俩之间没有爱情基础，那好吧，（他接过香兰手中的欠条，用打火机点燃）

徐香兰 （惊诧地）你……

〔欠条迅速燃尽。〕

李海生 香兰，我们先分开好吗？

徐香兰 分开？

李海生 分开。你可以重新考虑，我这个晒盐的汉子到底值不值得你爱。

徐香兰 咋分？

李海生 你可以先回自己的家。

徐香兰 什么时候。

李海生 现在。

徐香兰 （不敢相信地）你……

李海生 这样，才能确保你的名声。如果你真的没爱上我，将来再去找别人，这一宿就解释不清了。

徐香兰 你……你真的放俺走。

李海生 我记住了，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徐香兰 （惊喜地）……俺走了！（猛地给海生深深地鞠了个躬，向门外走去）

李海生 等等！

徐香兰 （停住脚）怎么，你后悔了？